

阿霞姑娘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~~~~~  
1933,8.初版

1—2000本

代售處

各埠各書坊

發行所

黎明書局  
上海四馬路

發行者

徐毓源

出版者

黎明書局

譯者

蒯斯曠  
席滌塵

實價九角

阿霞姑娘

## 屠格涅夫的憂鬱

迂迴不進的愛——哈姆雷得的人生——

阿霞的消失 •

(一)

翻開一部很好的屠格涅夫評傳——耶穆林司基 (Yarmolinsky) 的屠格涅夫的人，藝術，和時代 (Turgenev - The Man - Art - and His Age) 第一觸入眼簾的是屠格涅夫的獵裝像，和維嫻多夫人 (Mrs. Pauline Viardot) 的側面像。

維婀娜夫人是有名的歌女，聽衆熱烈歡迎她。但是她並不怎樣美，姿態趕不上藝術的成功。然而在屠格涅夫數十年的流浪生涯裏，她竟成唯一的安慰者。屠格涅夫的一枝筆不時要提到她，不問怎樣表現，總吐出萬分的誠摯。

他寫道：『我說不出每天怎樣思念你。我回來的時候（參加鄉間的祝典），使勁叫着你的名兒，又非常興奮地伸出我的雙臂，想要擁抱你……這，你一定應該聽得見，看得見。』

一八四四年，他又這樣寫：『

她不像夜鶯，只在春天發散淒涼顫動的聲音。她也不像玫瑰，因為她不但是不美，竟有些難看，不過這是有點好看的難看。實在地，她不像我們歐洲舊家鄉那般修整完好，她却像國外荒涼原野的奇異驚人。她奏着狂熱的音調，張開她的大嘴，露出耀眼的兩排白牙齒，帶着野味的甜美和怕人的猛性。這當兒，我就好像覺得印度或非洲的禽獸來到我的面前了！這又同雄偉的棕櫚，滿身纏繞着開花的籐蔓直立在我的身旁。在這時候，縱使音樂台上躍過一隻豹，長頸鹿，或一羣小象

，我也不會感到詫異了。』他對她的崇拜到了十二分，醜怪都被賦予美的面紗了。

一八五〇年，他在回到俄國之前，給她的信這樣說：『我親愛的朋友，我不願意在離開法蘭西之前，不明白地告訴你，我是如何愛你，崇拜你，更如何惋惜這次萬不得已的分離。我不等到再能看見你，我不會真快樂。我對於祖國固有應盡的義務，但真正的祖國究竟是什麼？——在那裏，我難道不是要找到最多的感情，使我的心靈十分舒暢嗎？世上還有另一處地方，勝過

我和你一同逗留過的 Courtavenel  
嗎？』

一八五六年，他終於重又離開  
俄國了。這一次出國的動機固然不  
像他幼年時代的游學，却也不像朵  
斯托埃夫斯基的避債離鄉，或托爾  
斯泰的撇開情人。他此行不爲休養  
身體，不爲搜尋小說資料，單爲貼  
近維炯多。

從此，雙方更加密切了。

一八六七年的二月，維炯多要  
到柏林去奏曲，他寫給她道：『啊  
！我的朋友，我每當這樣想，心裏  
真快樂：我的一切緊緊束於你的存



在上，處處都得依賴你。我好像一顆樹，你好像樹根和樹頂。』他打算跟着她也到柏林去，從那裏就轉回故鄉，不過他的痛風病，使他失望了。以後通信更密，他在信上告訴她，整個兒的他好像船上的煙囪，向她傾斜着；這是她想出來的一個譬喻，他以爲這個譬喻好就不禁用在信上了。接着他說：『哎，我摯愛的朋友！我永遠在想你，分不出晝夜；我愛你，也說不出是在怎樣一個範圍裏。至於你想到我的時候，要是記得以前的那句話——「我的像直立在他的眼前，他不住崇



拜我，」你就會得到安慰了。因為這句話有非常的真實。」實在地，屠格涅夫永遠對着她，他在 Baden 的書室離她的住所並不遠，室內還得放着她的一張照，一張畫像，一座半身塑像。

六個星期後，他又寫給她：『我沒法告訴你，每天晚上我是怎樣想要你。整夜裏，我沒有間斷地夢着你。現在我不再能夠寫作了，因為我的思想不住地圍繞你，其它的一切又像雪一般，溶化在你的印象前。』接着又是：『頂頂親愛的朋友，唯一崇拜的人！我不能不告訴

你我無限量的憂鬱。在柏林的往日，出人意外的重能看見你，——所有那一切，接着就是這淒苦的分離，——這，我真受不下去了。永遠不能忘記的印象真有千鈞的力量，壓在我身上，我竟吃不住。啊！我對你的情太大太强了！我撇開你，不能生存了！你的眼光沒有向我照着的那一天，就是漫無方向和光亮的一天……然而，這些已經很夠了，不然的話，我就要無法控制自己了……每天夜晚也希望你好兒約束你自己！』

一位大文豪向着一個歌女熱到

了這般，結果究竟怎樣呢？一般非讀團圓小說不可的人，以及非追求完型不可的人也許會大大失望吧！因為他們倆始終沒結果。

最最簡單的原因是：屠格涅夫幾次像似非常矛盾地告誡過自己，用情不可以太過，也不可以太專。一次，一位他所愛護的文學家快要結婚了，他向他說：『你如果集中感情到一個人的身上，那便很可憐。』他或者是爲了創作資料或興起靈感的原故，把女子當作取用不竭的對象：在他，女子的價值不是要使他在滿足之後，了無餘味，而是

要引他感受無窮的變化。他自己覺得，偶然一樁事最能喚起他寫作的興奮，而和一位已嫁的女人在一處更能得到無限的資源。因為嫁後女子的情感已經收納在一個定型裏，她可以控制自身和熱情，不使溢出這個型，於是乎小說家向着她可以儘量地發癡，而結果所至除了吸得一些材料外，不致受着任何切身關係的纏綿。終身未娶的屠格涅夫縱然因為年老而增加自己的悔恨，但是這末一種俾益創作的意念始終能夠寬慰着自己，保持終身的童貞。反之，他認為與女人有了確定的關

係，竟是藝術家的損失。一八七四年，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說：『我深懂性愛，我也澈底研究過。但是我親身并未嘗到它的盡頭，這也不過因為我一向避免定型的題材，我怕太過主觀的題材反把自己束縛住。』

所以，屠格涅夫的愛不是建基於愛的本身，而是建基於小說的寫作。不過，他雖抱定這般宗旨，力求超越，有時候却也不可能。維娜多夫人常是一個善於煽惑的對象，幾乎要叫他撕毀自己的信條；要不是夫人自己是個博愛主義者，他恐怕難逃他所惴懼的最後階段吧！

夫人有了音樂的技倆，在經過的途上結識了多少男朋友，她的愛就此分化，轉成多向的朋友之愛了。她對她的一位愛人羅萊茲 (Rietz) 說：『要不是有這神聖的友誼維持着我和男人的關係，我早就死去了。只有這種的友誼才能使我幾次像拉撒路 (Lazarus) 似地復活；沒有它，我真生存不下去。它是我的救星，我存在的熱光……我可以儘量放送永久的，犧牲的，無私的，堅定的，不倦的友誼，世人所能放送的友誼，我也能放送。』凡是她所愛的男子都受過她這樣的待遇——

內中包括那終身皈依的 Scheffer 五十六歲的 Berlioz 和屠格涅夫。

不窮究竟的屠格涅夫恰巧就遇着設下神聖界石的維娜多夫人，所以雙方的情感無論如何濃密，如何高漲，却沒有盡興地奔流。迂迴不進成了雙方的長在方式了。

(二)

爲了了解屠格涅夫的憂鬱，單單注視他的愛生活是不夠的。他是小說家，一生最最檢討深微的當然就是人——俄羅斯一個轉形期間的人，智識階級的面面。



父與子描寫新舊意識，揭示新的絕無信仰，一切是虛無，所謂革命只不過是一切的虛無化。路丁說革命青年只有議論，沒有實行力。前夜寫出青年無補實際，好的女人都不願去嫁他。處女地指示革命青年應該富於建設性，應該是勤懇的指導者，勤懇的工作者。他對於人有了細膩，冷靜的描寫，所以便毫不遲疑地把人分做兩大類：決定於形而上的理想的人，和決定於實生活的人。前者為理想支配，供理想驅駛，是感情的，主觀的；後者檢討現實，所以是受現實支配，是理

性的，客觀的。他在一八六〇年一月公開演講哈姆雷得和堂吉訶德，(Hamlet and on Quixote) 作為有系統的發揮，那十分精要的話是：『哈姆雷得是懷疑者，他的思慮消滅他的意志；堂吉訶德是實行者，他的意志消滅他的思慮。並且誰都知道實行固需意志，亦需思慮；但在實際上，意志常和思慮分手，越分越遠；等到只有盲目的意志便成堂吉訶德的悲劇，只有精微的思慮，便成哈姆雷得的悲劇。』他所描寫的智識階級好像都是只有意志，沒有理性的，然而他自身却又陷於哈姆